十先生奥論註

三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illegible]先生[illegible]詩[illegible]卷十

西漢詩

武帝

[illegible]

漢有文景以來上喜黃老下刑名未知其六藝也武

帝即位[illegible]春秋尚富[illegible]上初即位富於春秋注也年齒方少故云富於

[illegible]復直知儒者可貴持學[illegible]其名求勝黃老刑名之

說[illegible]之士也本傳以戲車為郎事文帝寧

復真知申商韓非之不可用亦逆探武帝之意以中其欲耳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蓋武帝之於儒術陽慕其名而陰諱其實公孫弘張湯知其意而徇其名故上以名取之上察公孫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悅之上方向文學張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兒寬為奏讞掾匈奴請和親博士狄山以為便上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忠若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殺之董仲舒申公逆其意而辨其實故上以實棄之對策曰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帝初即位趙綰請立明

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迎申公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巳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辭見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為太中大夫議明堂事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汲黯之戇又從而發其隱伏以切中其心術之微是真武帝之所謂愚哉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雖然趙綰王臧首當武帝隆儒之選而人物如此是固武帝所輕棄戮辱也安有帝始即位一見之初便勸帝明堂之理建議

紛然不樂者衆相與排擯去之耳誅死不足怪也且世亦安有儒者為嬰蚡所知其辱申公亦多矣上雅向儒術丞相嬰太尉蚡俱好儒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時太皇竇太后好黄老言不説儒術綰請毋奏事東宮太后怒求得綰姧利以責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為皆廢下綰臧吏自殺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萬石君家無文學而恭謹不言躬行乃用石建為郎中令石慶為内史中公進力行之説趙綰建明堂之議其事正相反尚得為知其師乎並見上注不特此也請毋奏事東宮離間人母子之間而欲以此集事亦真可哀矣哉不先正其君之心

而欲以儒術與黃老爭勝負一軒一輊迭為輕重而曰儒術不行其與申韓黃老相去無幾爾

武帝二

此篇論逞意於所欲為

漢武帝以英偉特異之資招致天下文學材智士若嚴助主父偃之徒皆以文墨小技一言悟意驟置左右用為天子私人使得與外庭相應辯論蠭起數折辱大臣此最害治之大者禮記曰君無以小謀大無以遠言近無以内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今

也捨大臣而與小臣謀使左右小臣得參外庭謀議挾天子之重以折服大臣幸而大臣賢者守正不阿猶有有所畏忌不幸如公孫弘之徒依阿取容陽為不敏遜謝自屈一時輕鋭小才氣焰方張言聽計行則亦何所不至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枚皐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詞賦得幸朔皐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處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蓋武帝逞意於所欲為而不快於外庭之論

非與此輩議而行之則牽制不決故發兵會稽嚴助為之

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定云云

起上林苑吾丘壽王為之

帝欲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上拜朔為太中大夫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吾丘壽王所奏

開西南夷司馬相如為之建朔方郡主父偃為之

主父偃嚴安徐樂皆上書天子召見皆拜為郎中主父偃尤親幸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偃建議立朔方郡上方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置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願專奉朔方許之弘為相每朝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弘嘗奏請禁民無挾弓弩上下其議吾丘壽王以

為不便上以難弘弘屈服焉入則橫議於內出則專行於外大抵從君於昏而彌縫其惡大臣不敢爭遠臣不敢議在當時之禍猶小使武帝有輕視大臣之心誅死戮辱相繼公孫賀傅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後之人君寵信近臣以疎外庭其禍不細夫人君左右當得識治體敦樸老成之人朝夕議論游處如古者三公之任後世經筵之官是也集一時年少浮薄之人以行快意一切之政不問其所從來借之氣力使私作威

福此豈有安靜之理哉衛太子開博望苑以通賓客初上得太子甚善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淮南王安好文學喜立名譽招致賓客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十人作為內書外書又有中篇皆以此取敗益自天子至於諸侯壹是彼輕去墳墓遊行郡國上書衒鬻高自稱道以僥倖一時之利其言行相反類非忠臣孝子此先王之所必斥也雖然東方朔比諸子中最為諫諍有益者獨以詼諧自置見輕當時取譏後世士君子固不

自重哉

武帝三（此篇論自欺其心）

人之自欺其心何所不至哉然隱然不能自欺之意不自禁於文墨口舌之間此亦出於天理人心者不可誣也漢武帝好符瑞求長年君臣相訣自蔽其聰明公肆誣罔豈復顧天下後世笑已哉然以史攷之曰獲一角獸盖麟而非麟也（祠五時天錫一角獸盖麟云）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若言而非言也（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夜若

有光則非光矣屬然如有聞則非聞矣若將可得豈真可得若云欲見豈真欲見哉

封泰山禪肅然山其封禪祠夜若有光詔曰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屬然如有聞天子既已封泰山而方上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上欣然庶幾過之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上若云欲見天子

向使君臣之間自信其欺傳示天下誰敢議之文致疑似髣髴之説於恍惚罔象之間而不敢正言之若將有所畏焉於是知人心昭然亦毋置如許欺罔也雖然唐明皇嘗自言聞空中語聲云聖壽延長等事言之不怍居之不疑范太史曰漢武封太

室而從官諂諛言有呼萬歲者明皇乃自為詐人甚於漢武帝矣唐鑑天寶四年正月帝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空中語云聖壽延長范祖禹曰明皇假手怪神以罔天下言之不怍而居之不疑何以使其臣下不為欺乎是率天下欺已也云云夫始為詐猶有疑也尤而效之無復畏矣故秦始皇猶不如漢武帝武帝猶不如唐明皇益遠益誣矣嗚呼人之諂諛亦何所不至哉歲旱矣而曰天將以乾封星孛矣而曰天示報德星郊祀志元封元年秋有星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明年夏旱公孫

鄉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天旱意乾封乎取災異以為祥瑞此與指鹿為馬何異史始皇紀二世三年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而武帝受之甘心焉羣臣何憚而不為詐況率天下而教之欺已乎

武帝四

此篇論多得小人

孟子曰今之諸侯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蓋自秦漢以來上之人有志於求士者類知求才而不

知求賢以智術籠絡才智之士役使如意指則不吝爵賞以荅其勞稍或負犯則誅死戮辱無所愛惜特不過以奴隷遇之爾士亦頑頓無恥見利則折有便則奪君臣之間交相脫誤雖有賢者恥立其朝且不可得而見況得而用耶不可得而用況得而殺耶漢高帝正坐慢易侮人爾四皓義不為帝臣張良曰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遁山中義不為漢臣注四人謂商山四皓也苟以刑戮刀鋸為術而欲求天下之賢則所得者小人而已矣甚矣武帝之求士

也取高帝馭韓彭英盧之術以待天下士大夫方其欲見也快意於所欲取及其欲殺也快意於所欲去惜才智之力以為甘心快意之地此與興禮樂伐匈奴用財幣同一快意爾寧復有一毫為人才地觀當時所得人才皆戮具也浮躁淺露自致夷滅固宜獨一汲黯不肯少屈下斷然與帝爭勝負無所假借帝亦卒無如黯戇何（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虖上怒變色而罷朝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班孟堅猶謂漢得人武帝為盛安有如武帝者而

能得賢亦多得小人而已矣公孫弘等贊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而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晚年誅殺過當名臣欲盡乃始下詔求跅弛之士出於無術行此下策上招延士大夫常若不足然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因輒按誅之無所寬假元封五年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云云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域者彼亦見賢者不肯至而齷齪無他技能者亦震慴於積威之後思欲肮略規矩準繩求小人之才以行一切之

政而已矣夫内而得罪於父兄外而不容於鄉黨遊行郡國甚者以睚眦殺人豈非世所謂跅弛之士耶舉兼并之徒擇有罪之士是又在跅弛下矣

武帝五（此篇論借聖經以濟私欲）

韓文公論盧登封於書無所不讀然止用資以為詩前輩亦言杜子美讀書萬卷止解下筆可恨爾夫書生於六經猶不當用為筆墨之娛吾不意漢武帝表章六經立博士學官而用以資樂府為也自宣帝顯宗猶能集

諸儒論難同異天子臨定其是非今但會集五經家通知樂律訓詁恐我將清廟等詩類不若此此與用太常少卿教樂何異又使宦者佩二千石印綬紱次初詩得與諸儒生上下講習是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上方立樂府使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以宦者李延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紱次初詩以合八音之調詩多爾雅之文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集會五經家相與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及得神馬次以為歌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悅何異魚朝恩作國子祭酒哉代宗立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徽

伺誤寵永泰中詔判國子監始詣學詔宰相常參官六軍將軍悉集京兆設食內教坊出音樂倡俳宴大臣子弟二百人朱紫雜然為附學生寵幸宦官輕薄儒生狎侮聖言褻慢宗廟孰謂隆儒重道之君而顧若此且帝不特此也借經術以濟私欲多矣於春秋得復讎之義而從事匈奴匈奴傳帝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五世之讎春秋大之注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於易得九變之說而更變法令刑法志孝武即位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侈封禪以為禮比詩歌以為樂若是而

曰表章六經是殆不如不知經者愈也夫儒有以詩禮發冢者莊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假竊經義以濟諛佞如祝欽明山惲等多矣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山惲等腐儒無行以諂佞亂常改作百王所傳一朝墮放今聖德中興不宜使小人在朝請斥逺之以肅具臣乃貶欽明饒州刺史山惲括州刺史欽明以五經為諓淹自見坐不孝免乃阿附韋氏圖再用又坐是見逐諸儒共羞之彼司馬相如輩何責焉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

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孰謂汲黯反不知學乎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十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十一

五經論

張震

易

此篇論窮理盡性至於命

无无者无之宗也有无者一之宗也一者天地之宗也天地者萬物之宗也以无出有其來為无窮以有入无其往為不通知夫有无之非而非之又有也始可與言易矣茫乎忽乎其无所從乎杳乎冥乎其莫之名乎莫

之名也將烏乎誰哉俄焉有誰矣而後有形形具而生之數不可窮矣天動而清地靜而寧（老三十九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動者爲闢靜者爲闔（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一晦一明一剛一柔日月代照寒暑代興陰陽代勝變化代作自一而二自二而三自三生五自二生四而兩儀形焉五合一而生六合二而生七合三生八八合四生九而四象成焉五五而生五六而成五十有五各定其位而八卦合焉（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

凶四九而六其策為乾四六而六其策為坤合而分之極于萬有一千五百三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王弼注二篇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合萬一千五百二十策自此以往數有所不能圍而吉凶憂樂死生治亂存亡消息盈虛進退失得小大貴賤是非利害之理相摩盪於天地之間者吾不得而知也天下之變於是極矣而未知其果有變耶將不變耶變與不變不可

得而知也是故爻以見其位彖以明其象象以盡其意使天下各然其所以然者一身之中無不自知也性存而心存心存存而識存識存而形存形存而錯於萬物者相與為化而不知其極嘗試反而思之使其早興而暮罷者其誰乎皇皇焉與接為鬭而不暇者非心耶既而忘之其久也求其所以忘而不得也則渾然同流而萬物不能與之化夫又烏能為吾累哉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說卦云

是非其至歟今人以為不然見善惡知愚

從而謂之性見窮達死生從而謂之命則是因聲而求響因形而求影也可不謂之大惑歟易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繫辭上云夫无思者非无思而无无思无為者非无為而无无為其於天下之故也寂然而通則謂之有耶謂之无耶吾將以名名之而不可得則神焉而已此之謂大化

禮此篇論性與禮俱生

性也者與禮俱生不以禮存亦不因禮而亡故禮者天之道也惟聖人能安其天不安其天非性也情也天下之議禮者情而已其言曰器僞於埏埴木僞於斫削性僞於禮義荀性惡篇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性與僞合則天下治矣而達生者笑之无埏埴而後土安於土無所削而後木安於木無禮義而後人安於性雖然彼其心猶有滅禮而存性者也滅禮而存性則既云二

矣而惡能以言性哉木柔於金而冶不能銷冰柔於土而工不能斲性之所无有者聖人能以僞爲也无埏填則不如无土无斫削則不如无木无禮義則不如无人以爲无人而後安者也是无人而後可也不亦傷性矣乎凡若是者情也非性也性也者與禮俱生不以禮而存亦不因禮而亡是故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吾豈規規然爲是影守形哉安吾之天而不貳於物則已矣一於聽者不見泰山一於視者不聞雷

霆而況於道乎一於道者見之而非見聞之而非聞終
日言動而未嘗言動也是言也非以其化之之至而不
自知耶夫因物而見則物奪其目因聲而聞則聲奪其
耳因理而言則理奪其心因事而動則事奪其形一復
於性則是數者皆為吾用而不吾用也吾又何容心於
其間哉規矩無心於方圓繩墨無心於平直聖人無心
於禮義凡君臣父子之倫貴賤長幼之宜居之而安行
之而通皆性也是以君子靜而不居動而不摇博而不

流約而不溺無求守之而所性存焉故曰動容周旋中

禮者盛德之至也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

兮子夏以此問夫子夫子於此告之曰繪事後素夫繪

後於素則禮後於性矣禮其後於性哉商也以此有疑

焉則復問曰禮後乎而夫子曰起予者商也及其删詩

則從而去之夫子之意則然而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者妄說也彼妄之尤者則又曰是區區者非性也孰若

忘禮以求性禮忘而性之大本者先失焉夫子曰吾七

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從而不踰矩者是乃真從者也彼求有以從之則是規矩而已矣夫豈從心哉吾以是為學禮之辨

詩 此篇論中和

中之詩其至矣乎人皆有之而不自知也嬰兒之生嘗然而已饑之則呱呱然戲之則啞啞然故人皆有中而不自知者和之失也中不自中以一故中和不自和以中故和中與和相習而莫之能名謂之道者喜而忘喜

怒而忘怒哀而忘哀樂而忘樂不以喜怒哀樂而傷其真是中之至和之極也中則誠和則明昔者中山王聞樂而悲前中山靖王勝傳建元三年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云云今羣臣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子琴張臨尸而歌記檀弓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樂非所以為悲尸非所以為歌也然則其感之者真在內也故感人心者莫深於詩而蕩人心者亦莫甚於詩蕩之者過而已矣喜之過流怒之過暴哀之過傷樂之過淫

聖人惡其過也是故通之以情而正之以性性通於情不情其性情止於性能性其情使天下之人雖和而不失中者性之至也凡人之情喜均則無喜怒均則無怒性其不均故喜怒生焉然天下之至異者胡越也至其歌則同於樂其哭則同於悲同之者非天歟然天同之其有不同歟蟲鳴乎秋唧啾淒悲其聲不同而同於氣同其天也人之為聲也平則淳以深樂則舒以和縱則肆以緩急則迫以數凡歡愉高暢堙鬱感憤抑揚變化

莫不一理而其情同焉雖聖人豈能為之哉故雅之二小雅始於鹿鳴終於何草不黃大雅始於文王終於召旻頌之三周頌始於清廟終於般魯頌始於駉終於閟宮商頌始於那終於殷武風之正變十有五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邶栢舟言仁而不遇也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鄘柏舟注紂都以南曰鄘衛淇澳注紂都之東王黍離閔宗周也鄭將仲子刺莊公也齊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魏葛屨刺褊也唐蟋蟀刺晉僖公也秦車鄰美秦仲也陳宛丘刺幽公也檜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曹蜉蝣刺奢也豳七月陳王業也皆出乎天下之自然者也大者曲而歸諸直小者怨而歸諸正深者嚴淺者夸雅頌之別然爾二南王化之基也邶鄘衛

商民之相變也俗變於近而王不能正則王不王也鄭首叛也齊首霸也晉并魏則又霸而秦其甚也是皆王之不王而諸侯肆行莫之禁也陳淫也檜亂也曹奢也紛紛乎益甚而益不可正苟有后稷先公之化如豳者庶乎其可也此名之先後也雖孔子之聖亦安能離衛降王進鄭退齊分晉與秦以一已之私定天下之誠然哉且獨不見夫風乎蓬然起於東而入於西高者折堅者披竅者呼林者靡若是者其風耶物耶風與物且不

能一名之而謂人為之其可哉故知夫寂然之初者可
與言風之自知中與一之末始有也而後可與言詩之
變嗚呼孰知不言之言吾將與之言

書

此篇論三代之變

天地無異化聖人無異治萬物無異性聖人順天理而
理萬物者也物之生林然熙然孰吾榮乎孰吾枯乎已
然而莫知其然者其性也旦而暴之夜而濡之一日而
風之二日而霖之三之日暘然矣惟人亦然無攖則寧

無拂則全驅之以刑齊之以政臨之以德而天下之性悇然矣所性一也弗一者人異之也帝以道仁王以德洽霸以功勝由是天下之俗有弗同焉夫道者德之郛也德者功之域也道行則德存而不自知德立則功成而不自見故無德之德德之至而非形也無功之功功之大而非名也及其失之小大分焉銖兼於兩寸兼於尺尺兼於丈自丈觀之何有於小哉堯之治天下也不舉善不去惡不治小不教民人視堯亦天耳天何心於

我乎舜之治天下必治之而後安焉左文十八年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八元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敦少皥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竒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流四凶族雖然猶未始與民相攖也國而國爾天下而天下爾吾何與夫民哉三王之於民如恐赤子之啼而亟乳之至五霸則又鞭朴隨其後也大道何從而行乎故夫使天下之至于此則亦治天下之過爾以治天下之過而曰民性之異不

可也自有天地以至于今天下之人欲生而惡死欲逸而惡勞欲富而惡貧其同乎其異耶冬之不能葛夏之不能裘旦暮而已矣陰陽歟寒暑歟其與吾為盛衰歟不同而同者有所不能易也故書之作亦因天下之不同而同之云爾而自漢以來言者始曰忠之變質質之變文不知大道之中果有是乎哉（唐選舉志夏之政忠殷之政質周之政文文與忠質皆純人行）孔子曰商因於夏禮周因於商禮皆可知而其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百世而猶可知者非損益

之所從出歟襁褓也垂髫也白首也一身之變然也得一物而識之終身不忘焉夏之商商之周天下亦自若爾於三王何有而自周之衰治天下者莫或能繼也有欲繼之則紛紛然跡彼之芻狗以為天下續曰三王之治如此又烏覩夫治之意乎夫行之而攖天下之性者性之所同也天下之偽極矣不知所以同之又將以偽蓋焉從爾脊脊我則變變從爾呻呻我則瞶瞶是圜毛羽而復弋之沼鱗介而復釣之也悲夫

春秋

此篇論夫子欲明王道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數言何其盡春秋之旨也昔予嘗怪平王之詩不列於天子之大雅而下同於諸侯之變風久而得之乃知平王之時無復有王道矣（王黍離詩閔宗周也）夫平王之詩何以獨無王道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王道也隱公即位不稟于天子（左傳魯夫人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注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位以禎祥之故追成父

志為桓尚小是以立為太子帥國人奉之為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與邾儀父盟于蔑而
授之私盟而天子不問經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是無君臣之
道也鄭伯克段天子又不問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注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
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是無兄弟之道也平王已前未至此極夫
子傷之此春秋所以始於隱公也或削去即位或書其
私盟或削去公子名而書鄭伯或書天王而名宰咺秋七
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注宰官咺名也咺賵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故貶而名之此天子
大夫稱字之例是皆以王道正之也嗚呼天下不可一日而無

王道也久矣天下一日而無王道是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吾夫子憫人欲之日起悼天理之將滅所以因魯史而作春秋盖將以續三王之道而扶天理之將亡也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刪詩書又定禮樂又繫周易如是足以明王道矣而又區區作春秋者何哉盖詩書禮樂先世之遺言而夫子之心曾未見之行事是吾道於經莫之見也聖人以謂吾道在我而不遇湯武之位不登王道無復見之行事於是宗魯

史之筆以見王道之施設焉夫舊史自付之魯史而春
秋乃傳之弟子意以傳來世而初不以示人也彼魯史
者特一實錄耳安知所謂王道哉予奪抑揚夫子以王
道注之筆削其筆也見聖人之所在其削也見聖人之
所歸學者儻於筆削之間上遡聖人之心乃知夫子雖
千古而常在也且以隱公元年論之書元年書正月公
即位此魯史也付之魯國者也筆王字於春下而削去
公即位此夫子春秋也此付之門弟傳來世也誠如魯

又有何義哉惟聖人寓於筆削此所以其義無窮請試言之夫筆王字於春下乃知王之所為天之所為也削去公即位三字乃知隱公之即位不稟於天子也自此類而推之則知不書賵葬成風（文五年）王不書天（經隱元年又隱三年）吳楚之人卒不書葬者皆聖人削之以正王道也邲之敗魯之舊史書先穀也而春秋乃書荀林父（宣十二年）衛侯出奔魯舊史書孫林父甯殖也而春秋乃獨書衛侯出奔齊耳（襄十四年）皆聖人筆之以見王道也因筆削以求

聖心王道豈不昭昭乎儻於此而求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森然在目皆聖心之發見也聖心之所與王道之所與也聖心之所奪王道之所去也學者儻未遽得夫子之心莫若先明大學之道夫大學之道王道也王道何在在格物也格物者窮理之謂也伊川曰格至也格物言窮理也天下之理無所不窮則幾微之至無不極其所至矣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

天下平儻知格物之學則可以知聖人之心知聖人之
心則可以知聖人之筆削知聖人之筆削則雖生乎千
百載之下一讀春秋乃如歷鄒魯之國登洙泗之堂親
見吾夫子之威儀聞吾夫子之謦欬親傳吾夫子之心
法既傳其心則飲食寢處洒掃應對無非吾夫子之運
用窮而獨善也隱微之間有廟堂之顯幽暗之際有日
月之明達而兼善也乾旋坤轉雷厲風飛百物阜康萬
邦綏緝旂常彞鼎不足以形容鐘鼓管絃不足以傾寫

而高車駟馬衮冕圭璋有不足以榮輝也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十一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十二

雜論

陳傅良

恢復論上

此篇論收天下者有所愛是以難

自古爭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人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嗟夫是亦其勢然也夫以匹夫而爭天下與失天下而收之者其勢甚不相若也凡人之情輕於用人之所有重於用巳之所愛輕則勇重

則怯何者非吾有而有之雖失之於吾無損也其勢烏得不勇以其所愛而用之一或不濟則併亡之矣其勢不能無怯此爭天下與收天下之所以異也昔漢高帝資三尺之任五載而成帝業前漢諸侯王表漢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且秦以虎狼之強由數世而合之漢獨何其銳也蓋高帝崛起豐沛之微無寸土為之階兵秦兵也粟秦粟也城邑秦之城邑也驅非已之民食非已之粟而收非已之城邑故得以肆意而為之降數十郡而喪之不恨也捐數千里以授三將不惜也雖

水之逃滎陽之脫濱於死而不衰也前高祖紀項羽擊漢軍睢水上大破
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帀大風折木發屋晝晦楚軍大亂而漢王得遁去又項羽圍漢滎陽
漢王患之紀信誑楚漢王出西門遁以匹夫而爭天下其幸而集則帝王
不幸而不集吾如彼何哉高帝亦不得不勇為之矣晉
元之南渡也撫江都之勝兼吳會之饒亦足以奮矣而
沒齒不能歸侵彊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愛夫一隅之
可以自託惴惴然惟恐夫用之而併失之也見晉本紀又云元戎
屢動不出江畿經畧區區僅全吳楚故曰是亦其勢然也三代以後中興

之功莫易於光武豈光武獨能也哉葢其勢亦高帝之勢而光武亦以其高帝為之也嗚呼後之人主不幸而失天下之全顧得為漢之光武猶幸而獨得天下之半乃止於晉之元帝亦孰能處元帝之勢而以光武用之也哉

恢復論下

此篇論有志於取天下者有所棄則有所就

處晉元之勢而以光武用之者未必學光武也亦有所棄而已矣大抵不有所棄不能有所就有志於取天下

者特未可深留而固閉之也以天下之大深留而固閉
之雖守之不足况於攻乎哉高帝之所以蹈項氏者以
其棄燕齊於韓信劉備之不能一駕於魏者以其不棄
吳於孫氏也方信之虜魏豹也請益兵三萬北舉燕趙
東擊齊帝灑然與之不吝也及其破歷下也請自王之
帝幾誤矣良平附耳一語帝翻然置之不爭也嗚呼何
帝之明於前而良平善料於其後也且帝以五諸侯之
兵顛頓於滎陽成皋之間幾不脫者屢矣帝之力果能

遂并齊哉假如帝之能并齊項氏以蹶而奪之矣三秦之事可見矣以燕齊之壤綿亘萬里而為楚得之則楚全而漢孤嗟夫楚全而漢孤則漢之不敵楚决矣孰若棄之於信使之自戰其地自兼其衆而又自王其國時出而佐我則項氏必不能捨相持之漢而東矣羽之使龍且救齊也非不勇於自行也有漢王者在也則夫棄齊於信所以錮項氏於不能進退之域分其力而弱其權也漢之帝也信實犄角之歟（見前漢高祖紀及韓信張良傳）劉備亦

一時之傑也而其志不若高皇之大且蜀之雖莫若於魏而其力之不能有吳亦明矣蜀之急於吳者失也使其掃巴蜀之甲趨於江陵一舉而兼之則曹氏肯拱揖之而授之蜀哉是以其勢必爭爭則便且强者勝是蜀之併吳所以資魏也斃吳而踣魏蜀能自爲蜀哉故莫若使吳自吳與之權而并力於魏方權之請降也其機至矣因其欲降而德之權之所以奮於魏也以吳蜀之二當魏之一其力足以舉魏蹙魏而圖吳未晚也惜乎

其不棄於孫氏而更生之敵是以卒無所成夫不忍棄之而委之為敵人之資取天下者為之哉見魏武帝紀及蜀先主吳孫權傳

昔祖逖之渡江也晉之中興其兆成矣而元帝不棄之逖遽使戴若思代之嗚呼君子是以知晉之不能西也祖逖傳帝以逖為奮威將軍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列衆皆慨歎方當推鋒越胡掃清河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為都督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日來統之意甚怏怏俄卒

備論上

此篇論輕於所戒而重於所玩者難

兵孰難曰備爲難備孰難曰輕於所戒而重於所玩者爲難大抵敵人之曉兵者必不肯犯吾之所戒而突吾三軍必向之鋒也夫不肯犯吾所戒而突吾三軍必向之鋒而其計必將趨於吾之所玩而卒然畢集於一隅不警之地故夫非甚愚之將而以其師壓坦然之境者皆以聲餌我也而其實必有所不至嗟乎其以聲餌我而其實不至則亦愚我而已矣是正智將之所貪而用兵者多失之益乏備之罪也韓信之擊魏也陳舟於臨

晉而以木罌渡軍襲安邑亦信之愚魏豹也前韓信傳信擊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度軍襲安邑魏主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

昔者晉人伏兵於二陵以邀秦而蹇叔已知之左僖三十二年秦穆公名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吳楚匿死士於淆澠之間以伺漢而趙涉亦已知之前周亞夫傳趙涉說亞曰將軍東誅吳楚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澠阸陿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

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

兵未有形而二子預料於千里之外必知其潛師之所使其謀人如謀國則夫可入之間可乘之隙豈不盡在掌握間哉然則淮陰之師設虛於臨晉而出其實於安邑亦幸其無蹇叔趙涉而已魏而有二子者為之計而嚴備於夏陽之間則浮罌之眾可以坐覆故夫以其虛聲壓吾坦然之境而其實出於一隅不警之地者智將可以兩得之何者吾以虛臨虛以實待實彼之所恃者實也

吾敗其實則虛者潰矣茲固李良所以謀楚者哉噫是非輕於所戒而重於所玩者不能也

備論下

此篇論用兵必乘敵人之所不備

善用兵者必掩人之所不意夫掩人之所不意者所以乘其所不備也如乘人不備而不知人之乘其不備亦豈長於兵者哉大抵邀虛擊懈之師非惟吾能知之敵亦有能知之者矣恃我之所能而憒於人之所能故曰用兵之道奇為難昔者吳楚之西向也條侯以其三十六

將之兵填然而東趙涉以為不可也莫若寂鼓仆旗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入武庫然後聲而馳之則諸侯愕眙失色以為從天而墮矣見上篇注嗟夫孰知吳有田祿伯亘將軍者已慮及此乎田生之謀蓋欲以奇兵循江淮而上先入武關而亘氏亦欲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之粟以徐俟漢軍之至則夫趙涉之所以說亞夫以出吳楚之所不料者正田生亘氏之所欲疾馳以先漢兵之所不及者也使二子之計行則亞夫以其堂堂之軍

卷甲而趨不虞吳兵之至吳人以其未試之鋒適會亞夫於其所貪之境吳楚之師不遇於武關亦必接及於洛陽武庫之間以漢不虞之懈當吳未試之全嗚呼茲固鄧都尉之所憂也哉吾觀周侯之功蓋出於鄧公之謀委梁以敝吳而深營固壘以坐待其羸乏故得以全制之使吳而聽二臣之言以其死鬬之銳不耗於梁而決戰於漢則夫趙涉之說是乃嫁禍於亞夫也亞夫不危乎哉然則涉之說獨行於漢而二臣之言不售於

吳者天之相漢焉耳前吳王濞傳七國反書聞天子遣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初吳楚反書聞故吳相袁盎召入見上問以吳楚之計以盎使吳吳王聞盎來欲劫使將盎亡走盎後歸報條侯云比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使吳楚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嗚呼為將者其無愚敵而幸於天之所相哉

守論此篇論守不在險而在人

天下之言守者則形勢而已矣形勢者以險為本嗟夫險未足以盡守之説也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天下之言險者無先也而子嬰降漢劉禪孫皓翦為魏晉之俘且夫雍梁之西荊陽之東非有變也金城棧道之固驚波之阻猶無恙也沛公尾合之卒不繫於曩時六國之衆也鄧艾王濬之徒又非白公曹公司馬懿之敵也而二君束手就擒一地之茅土盡為喪國之社何也非其人也善乎賈生太史公之言曰使嬰有庸主之

材僅得中佐山西之地尚可全有史秦紀賈誼論秦論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噫非特秦然也葛亮陸抗而不死吳蜀亦未可以侮矣故曰守以險不若守以人昔者劉項之爭衡也楚以拔山之力卒為漢禽議者多咎項氏捐天險之勝形懷區區之故國榮於匹夫晝錦之歸斯以取亡前項籍傳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乃自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乃自刎又羽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羽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

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以愚觀之項氏所以亡者亦或不在是也方羽之霸瓜分關中之壤授三叛將其意盖在於障漢軍之東也羽之心自以三秦足以限漢雖高枕於彭城之地而巴蜀之師亦未敢越境而下也而不知夫僨軍降虜非漢之敵楚之旋旆未卷而劉季已刼而奪之矣羽不能止徙王鄭昌於韓以為西蔽終亦以伺漢而已矣則夫關中之不守者羽之失人也同上羽陽尊懷王為義帝徙之長沙都郴分天下以王諸侯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

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立董翳為翟王時漢王
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齊梁畔之大怒乃以故
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
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
及羽之擊彭越也亦慮夫漢
之過成皋也而令樅公守之未幾而樅公破則屬之大
司馬曹咎堅壁以捍漢甚矣夫羽之愚也且漢之不駕
於楚者皆羽之身與之角者也羽引而東雖百海春侯
曾何足以礙漢哉不數日而咎斃於圯水之上則夫成
皋之不守羽之再失人也
同上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從
西門出令周苛樅公魏豹守滎
陽漢王西入關時彭越渡睢戰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
王亦引兵北軍成皋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

烹周苛殺樅公虜韓王信進圍成臯漢王跳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臯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漢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卒半渡漢擊大破之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

至於漢高以一韓信守齊羽已有腹背之憂武涉之說足以見羽之無聊矣嗚呼漢之獲信豈信之素宦於漢耶羽不能用而弃之漢則信之歸漢實羽之助漢而自孤也使羽而用高帝雖欲不鬱鬱於西可乎然則項

羽之失天下非失險也失人也韓信韓信屬項羽為郎中信數以策干羽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滕公奇之言於漢王漢王未之奇也蕭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以為大將曰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遂平齊請自立為假王王曰即為真王何以假為立信為齊王召其兵使擊楚項王恐使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謝云云

高帝嘗曰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擒高祖紀云云

噫豈惟一范增哉

屯田論 此篇論不可誘古人美名而忘今世之實患

圖天下之利者不可誘於古人之美名而忘今世之實患也夫誘於古人之美名而忘今世之實患則見其利而不見其害奮而為之其利之効也未收而害之形已先見矣茲事之所由不濟而忌者得以乘而破之也昔者漢之憂在乎諸侯之偪而唐之深禍亦以歷世之兵拏而未解也則夫鼂錯建削地之策於七國方横之時 前鼂錯傳景帝即位錯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奏上諸侯讙譁後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 蕭俛段

文昌之徒開銷兵之議於兩河甫定之日唐蕭俛傳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為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為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逋亡無生業嘯聚山林間為盜賊會朱克融王廷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充乃召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豈非漢唐之大利也哉況夫強本以固國戢武以安民者三代之所歷行而未盡者也以漢唐之大利而文以三代之美談則其說之易使而其聽也易甘天下之士必疾趨而樂附之矣其誰曰不可嗟夫孰知夫削地之畫一下而吳楚之變幾危劉

氏之宗社銷兵之計一行而燕趙之盜復豬河朔之地而卒無以禁之也哉故夫誘於古人之美名而忘今世之實患者將以利天下適以害天下也雖然是豈真不可為耶士大夫深思而遠慮不為名鉗斯得之矣天下皆以為安吾不遽而安也而猶以為甚危天下皆以為可喜吾不雷同而喜之而獨為之深憂其慮之也過則其備之也豫備之也豫則其應之也亦不踣是故處之而固行之而成雖有樂敗人之功者亦無得為之矣今

之屯田已試之事也而其效莫著於漢之趙充國魏之棗祗嗟乎二子之迹古人之美名也充國以方隆之漢獘垂盡之先零前趙充國傳充國擊先零羌度其必壞欲罷騎屯田以待其獘奏曰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祗以未裂之中原營於無虞之許下魏太祖建安元年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又任峻傳太祖欲經略四方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其從事於此也專其所以害其成者無有則其為之也暇而其責效也亦不亟二子處之奚患哉今

日之事未可以是論也秋高馬肥馳突而蹂禾稼者中
行說之所以折漢使正胡虜之心未嘗一日忘我者也
然則求其利者其無借趙充國棗祗之美名以藉口而
不忍思中行說之實患而緩其備也哉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十二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趙秉淵
謄錄監生臣朱鎮